

曾是洛阳花下客——古瓷的心灵史

方鸣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曾是洛阳花下客 / 方鸣著.

-- 北京 : 东方出版社, 2011, 10

ISBN 978-7-5060-4295-6

I. ①曾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瓷器 (考古) - 收藏 - 中国 ②瓷器 (考古) - 鉴赏 - 中国 IV. ①G894 ②K87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78147号

曾是洛阳花下客

Ceng Shi Luo Yang Hua Xia Ke

作 者 _ 方 鸣

责任编辑 _ 刘丽华

艺术总监 _ 高文喆

人像摄影 _ 李诗峰

书籍设计 _ 薛冰焰@字习室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_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邮 编 _ 100706

印 刷 _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_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网 址 _ <http://www.peoplepress.net>

版 次 _ 2011年10月 第1版

2011年10月 第1次印刷

开 本 _ 787×1092毫米 1/32开

印 张 _ 6.25

字 数 _ 100千字

书 号 _ ISBN 978-7-5060-4295-6

定 价 _ 28.00元

ISBN 978-7-5060-4295-6



9 787506 042956 >



清 李蟬《城南春色图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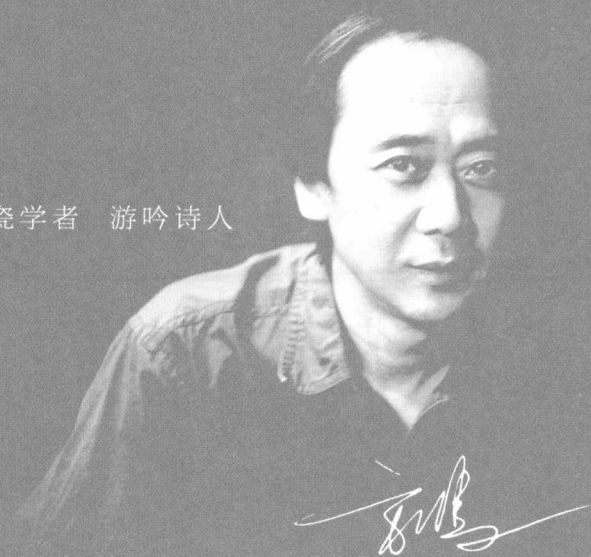
是洛阳花下客——古瓷的心灵史

方鳴

著

東方出版社

古瓷学者 游吟诗人



1 1
2 0
1 5

康熙红和康熙窑
民国的珠山

1 1 1 1 1 1 1
8 8 6 5 5 4 3 2
4 0 0 5 2 7 6 7

观楼记
拍卖场
夏日的初见
刻骨，铭心
乾隆的冰箱
归去来兮

编后草

古风贯耳，满目史章（代跋）

目录

0	0	0	0	0	0	0	0	0	0	0	0
9	9	7	6	5	5	4	3	2	1	1	1
7	0	6	9	8	0	2	6	6	8	5	0
五彩的大明	Celing, 契丹	观台赋	龙泉窑, 龙泉谣	定窑女	乡关钧窑	哥窑, 哲学印象	大宋官窑祭	天之青, 汝之玄	钴之蓝	诗边草	序 周国平

序

月 月 子

方鸣收藏古瓷经年，以宋代五大名瓷为最，且探究之，赏玩之，歌咏之，随时用手机录下心得，结集成这一本小书，嘱我写序。我于收藏不但一窍不通，是个外行，而且无意问津，是个外人，在今日的收藏热中，行家里手有的是，他为何偏要我来写这个序呢？我只找到了两个理由。第一，我是他三十年的好友，虽不懂古瓷，但了解他这个人，而在他看来，读他这本书，知人是比识物更重要的。第二，他写的不只是专业书，更是美文，因此更乐于听一听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的感想。那么，我就作为一个朋友和一个普通读者写一点读后感吧。

据我臆测，今日的藏家大抵有三类人。一是文人。博洽好古，原是中国文人之韵事，历代不衰，逢乱世萧条一时，其后又会复兴，现在或许正其时也。文人之于文物，重在鉴赏，鉴其年代，赏其形制，看重的是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。这诚然有赖于学识和情趣，今日能有此纯粹文人识趣者，

即使有怕也不会多吧。二是商人。商人之于文物，真正看重的只是买卖之间的差额，所谓升值空间，只是钱和利润，收藏不过一投资行为耳，与炒股、炒房并无二致。当然，他们也乐意借此装点门面，附庸风雅。今日的藏家中，想必此类人居多，文物市场因之兴旺。三是达人。我这是借用网络语汇，此类人在相关领域虽属业余，但见多识广，尤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在媒体上窜红，于是成为收藏明星或者学术明星、养生明星等等。

然而，方鸣似乎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。读他的美文，你能感觉到他对古瓷尤其宋瓷的钻研之深和辨识之精，但文人这个类别仍不足以概括他与古瓷的关系，我必须另找三个词来说他。

一是情人。对于心仪的某代、某窑、某款、某件古瓷，他真个是怀着情人的心情，梦魂萦绕，朝思暮想。他的寻宝过程犹如一场充满激情的恋爱。他心目中的宝物是有生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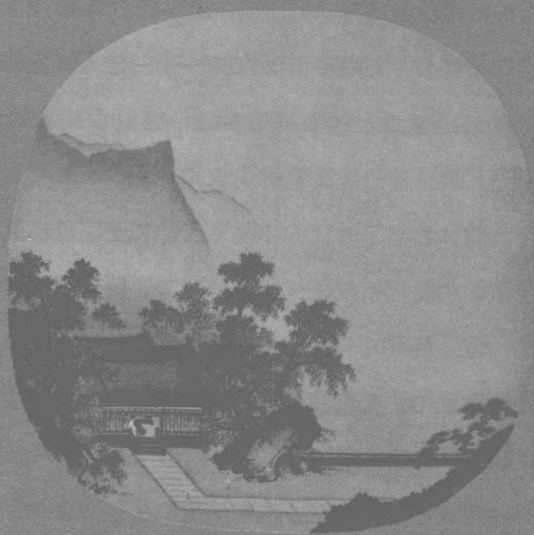
的，而且往往是女性的生命，而他也的确常常用描绘女性的语言来描绘它们。他不只是在猎艳，因为他说出了如此真情、发人深省的话语：“收藏是要收到手里，藏在心上。如同对心爱的美人，拥有不仅仅意味着占有，更要懂得一颗芳心。藏家比的不只是物力，更是心力。”

二是诗人。如果爱情不以占有为目的，就进入诗的境界了。方鸣的这些咏瓷美文篇篇诗意盎然，如同他在观台上体验到的：“俯拾是瓷，仰看成诗。”他对古瓷的充满诗意的爱从何而来？我发现来自童年。父亲书案上的一只哥窑梅瓶是他对古瓷的最早记忆，他从此对世界有了一个纯真心影。他从小喜欢偷偷收藏家里的“宝贝”：姐姐小学一年级的水粉画，父亲的恋爱日记，母亲的莱卡相机，父母的结婚证书……这些可爱的细节有力地印证了收藏本身的诗意。诗人何为？无非是要用诗来留住——也就是收藏——人生中的美好经历和感受，使之不随时光流失。诗是最纯粹的收藏，而

纯粹的收藏就是诗。

三是哲人。方鸣不但爱古瓷，咏古瓷，而且在寻访古窑遗址的漫漫旅途上体悟人生真谛。通过古瓷，他走进了历史深处，历史也进入了他的灵魂深处，从而体味到了一种超越个人躯体和当下时代的存在。天地苍茫，世代更替，留存到今天的古瓷已不仅仅是收藏的对象，更是生命的物象，天地的神迹。星移斗转，一切皆流，无物永存，又惟因魂牵梦萦，一切回归，无物消逝。所以，他体会到的人生大哲学是：归去来兮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三十年前的方鸣，是一个情痴，写泰戈尔风格的诗，读许多哲学书。不曾料想，三十年后的今天，他的这三种爱好都聚集在古瓷上了，可真是人间的一桩趣事啊。



深堂琴趣图 (宋) 无名氏作

“曾是洛阳花下客”，语出欧阳修的诗《戏答元珍》，诗末两句是“曾是洛阳花下客，野芳虽晚不须嗟”。我的母系故土在洛阳，我虽半为乡人半为客，然一生也赏遍洛阳牡丹，阅尽人间春色。野芳不觉晚，晚来赏野芳；花落又花开，赏花一身香。我一生与书为友，与瓷相伴。以书喻花，以瓷类花，我也真可谓“曾是洛阳花下客”了，更是读书无尽时，赏瓷未为晚，不须嗟。

然，且不说一个读书的“读”字有何别解，只一个赏瓷的“赏”字就颇费琢磨。我们会赏瓷吗？明代文人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有言：许多人并不会欣赏瓷器之美，而仅仅是关注其真伪；不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，而是以耳代眼听别人所言；不是去认识器物的优劣，而只是要知其贵贱。文氏是明代大画家文徵明的曾孙，他所针贬的，是当时收藏界的一个通病。我惊叹，几百年前的文氏，难道不正是切入了当代人的时弊吗？个中三昧，自在不言。